

右
台
仙
館
筆
記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六

曲園居士

武林徐氏爲浙西望族其故第在姚園寺巷亂後雖燬於兵火而門楣煥然聽事無恙

聖祖御書凜存堂

額及清德鎮俗額

高宗御書清慎可風額至今

猶存余門下士花農庶常琪乃文穆公來孫也稍加葺治而居之余每過謁家輒興故家喬木之思偶閱定遠方蓮舫太守蔗餘偶筆載其家文敬公軼事云文敬之封翁居錢唐江邊每至午潮退將沿岸數十里水族親掃入江自少至壯無間一夜潮極大巡江武官見火光

一團湧入徐氏叩門以告適文敬公生因以潮名及觀
平江李次青廉訪 國朝先正事畧則云錢唐徐文敬
公先世業漁公生日江潮大上一舟爲風漂沒封翁急
拯之得免僦舟者爲閩省孝廉入都應試者也翁延至
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潮之異名
之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分校會試時孝
廉竟出其門云此二說未知誰得其實花農距文敬已
六世恐亦未必能詳矣花農之生也其先隴若洲先生
夢一道士化爲鶴而生故小字鶴根意花農亦生有自
來者與

徐花農云吾家舊祀花園土地相傳文敬公晚歲家居時招鄰叟飲一叟年最高延之首坐叟辭公曰君乃吾鄉老土地何辭焉叟笑而就席老土地者杭人諺語猶言前輩耳是夜公夢叟來云公命我爲土地願卽公花園中乞一席地公其許我乎公愕然而寤犁旦使人偵之則叟死矣問何病其家曰叟固無病但自言欲往徐氏如是者三遂卒公歎息久之祀之於後圃游戲一言遂爲鬼神所憑藉卿相造命信矣

花農又言文敬公未達時爲贅婿於同里父氏爰媼以公貧弗善也及夫人卒公遂歸江干故居一日父翁遇

諸塗曰爾以吾女亡遂不過我乎強邀俱歸於父媼前
亟稱公賢媼微哂翁曰爾不嫌於此子乎吾行且妻以
次女媼怒甚曰爾好爲之吾不與聞翁曰敬諾遂以次
女爲公繼室媼無如何也公不復居父氏與夫人俱歸
他日夫人歸甯偶語諸嫂曰今日肩輿及門觸於棖幾
覆嫂曰吾家華門安容高車夫人曰庸詎知吾不高車
乎諸嫂皆乾笑曰爾乘高車來當毀垣以迎之夫人遂
辭去及文敬公貴夫人始再至母家諸嫂置酒相款洽
夫人從容語諸嫂曰垣未毀乎余謂江氏櫝椰之謂韋
家鶴雀之稱士方貧賤見輕於妻族自古有之史家載

此等事者欲使人知白屋之中大有青雲之士勿以高門鼎族而蔑視寒微耳余記父夫人之言亦此意也

杭州姚園寺巷有旌德觀祀疫神曰溫元帥按元人吳自牧夢梁錄已載有此神云是東嶽所部疑必起於宋世矣每歲五月居民昇神巡行市廛蓋亦逐疫之意而過徐氏之門必疾趨而過相傳徐文敬公官冢宰是爲天官主天下神祇故神過其門必致敬焉 國家定制凡壇廟祭祀及僧道等事皆掌於禮部祠祭司實與吏部無涉坐視之見良可一噤然亦可見故家之重矣徐少薇名暉花農之再從兄也嘉慶戊寅年十四應鄉

試中副榜其明年舉於鄉應禮部試不第畱京師未幾
卒卒之前數月夢至一所修篁夾路中有棋聲不覺則
吟曰飛來碎玉度棋聲修竹嬋娟畫不成下句未就而
竹中有人續之曰惆悵碧溪相別後煙霞深處五峯青
尋聲而往則一樵者方倚樹而吟見徐至驚曰華林子
來何速乎錢某猶未至也子旣來此吾導子至一處觀
之遂與俱往至則高門岌業若官廨然入門有女子六
七人執帚掃花視徐而笑不出一語登堂見楹間縣一
聯云天下今宵共明月人間何處有仙山堂之左右列
書櫺八九縹囊細帙充牣其中有角巾野服者數輩挾

明誠誦樵者卽取一卷授徐視之其生平所作詩文皆載其上驚而寤不解所謂惟樵者所云錢某則固知之乃其同硯之友也其時固無恙未幾而徐某之訃至歎曰曩樵者言錢某未至吾來何速今錢某往矣吾其繼之乎因記所夢弄書篋中及卒家人發篋得之乃知石曼卿芙蓉之城王平甫靈芝之宮非小說家僞造也杭州武林門內有長壽橋橋之左別有一橋無名但以小橋呼之其地有某甲者素無賴恆集徒衆攜鋏鋤於無主荒地摘石賣錢階砌柱礎爬羅殆盡乃竊小橋上石欄石楸載以小舟至唐西鎮賣之甲有子七歲是夕

忽得疾次日彌甚藥之不瘳自言有神人擊我甲使卜者卜之曰橋神爲祟甲大驚具牲醴禱焉無效不數日其子竟死嗟乎亂後橋梁半就傾圯比來稍稍修葺乃余往來江浙間見有甫修而卽圯者推原其故蓋有負之而趨者矣安得處處有橋神爲之呵護哉

蘇州山塘有某甲者以賣魚爲活人頗長厚家亦粗足自給惟嗜酒每醉則言語不倫家人習之亦不怪也一夕酩酊而歸坐未定復趨出家人問焉往曰吾且赴水死明日買棺至興隆橋邊斂我可也咸以爲醉語耳良久不返蹤跡之則宛在水中央矣鉤撈出之已不可救

竟如其言斂於興隆橋邊云

李翁廣東從化縣人遷居省城年五十餘無子買某姓女子爲妾女見李老意不樂呼使侍寢掩面而泣問之不答固問始微露其意李翁曰老夫女妻固非偶也苦既不願吾何敢強召其父至以女歸之李翁可謂長者矣此女失此良人轉似可惜也

許仁山閩學之女嫁海甯孫氏有女名小翠生於京師襁褓中父母以奔喪歸因小翠稚小寄養於余次女處蓋余次女卽仁山之從弟婦也後余女挈之南旋以還其父母小翠秀外惠中眉目如畫然自幼多病年七歲

殤焉其臨死時趺坐榻上閉目合掌家人不知其已死
候之則氣已絕矣其殆有宿根者與曇華一見亦可異
也

小兒出痘謂之出花不知所自始然南北並有此語矣
一家有娣姒二人其子皆出痘娣之子頗危險姒之子
已上漿矣其夜姒夢見一賣花媼娣姒各就之買花已
而娣以所買之花易姒之花遂寤次日視兒則娣之子
頗有起色而姒之子痘皆下陷未幾竟死娣子反無恙
乃悟夢中易花是其兆矣

揚州甘泉縣陳生端甫居仙女廟鎮之南母與妻皆熊

氏蓋姑姪也妻病母移榻於其房一夕睡醒見火光熒熒自下而上驚而諦視乃一大鼠銜燈草緣壁而行急呼其子起則火已及承塵矣須臾遂熾陳負母出又使人舁病婦出幸皆無恙屋竟燬焉夫鼠銜燈草常有之事而陳氏竟以致焚如之禍歐陽公云禍患常起於細微信矣

蘇州有王媼者少寡而貧無子女惟爲人縫紉以餬其口垂三十年矣其鄰某翁頗饒於資有一子甫十歲自幼多病病作輒有鬼憑其身招巫者施救勒之術竟不能遣惟王媼偶過其家則鬼卽避之如是者數年其子

心痛體煩日就羸瘠翁甚憂之夢神語之曰以此子爲
王節婦後病卽瘳矣翁因商於王媼願以此子與媼共
之承兩家香火媼大喜子自母王媼病果不復作娶妻
生子奉王媼終其身然則此子之病殆鬼神哀憐節婦
不忍其老而無依與

先大夫印雪軒隨筆載臨平鄉間有兄弟四人而同歲
者蓋二子於正月孿生二子於十二月孿生也乃又有
兄弟二人同年同月而弟之生日顧先於兄者蓋此二
人爲異母兄弟皆生於三月兄於三月中旬生弟於閏
三月上旬生相距二十日至無閏之年則弟先於兄者

十日矣其事本無奇姑記之爲談助惜諺者不言其姓氏

湖北有張氏女許嫁胡氏子婚有日矣而胡氏子病甚乃使媒妁請絕於張張女不可曰女子旣以身許人死生以之遂適胡氏而胡氏子病有閒又踰數年生二子始死張女撫其二子以終此與弟十五卷所載樊氏女事相類然樊女熒熒孤苦張女則非止有節操且有才幹其父仕於閩爲縣令資財巨萬惟挾二妾以從棄厥妻於家不顧無以爲生族中人咸不平縱與其妻使如閩辭無資則爲傭資又懼不禮於夫女乃曰母無懼我

歲口操德清土音至舟求見沈詰其姓氏其人告之約
畧是劉字沈粗解翰墨問曰卯金刀乎曰非也木字徧
旁耳余歸沈以告余亦漫置之然以木旁字而音似劉
且爲姓氏所有惟樓及柳耳吾邑素無此二姓莫知何
人也及歸吳下適同縣江子平孝廉蔡瑜卿秀才皆在
因以問之兩君曰此事絕異豈柳侯乎柳侯者吾邑總
管神也吾邑總管神三曰戴曰柳曰葉而柳實先於戴
葉唐天寶中初設德清縣柳侯卽來爲縣令侯名察躬
乃柳子厚之祖集中先侍御史神道表所稱德清君者
是也有惠政旣歿而邑人祠之歲久祠廢及戴侯興而

破屋數椽疏帳縹被而已歎曰誠如汝言誠如汝言遂
夫

山西一富翁年四十無子每至親串家見有小兒輒喜
而抱弄之嘗于役於中州騎馬過中牟縣城外見樹陰
之下一小兒纔四五歲娉婷可愛下馬就視兒初不啼
抱之上馬幸無見者諦視此兒眉目姣好肥白如瓠愛
不忍釋竟擁之懷中馳馬而去比至家遂以爲子而翁
自得此子後連舉二子三子皆長並爲娶妻然翁之家
人每竊竊私語謂翁既有子矣焉用此他人子爲翁微
聞之自度已死後必不相容於是召此子語之曰吾自

中牟攜汝來今幸成立然久居此終少味也葉落糞本
汝其歸乎乃爲具萬金之裝使攜婦俱去戒之曰汝至
中牟但至某所訪之必有骨肉相逢此吾遇汝處也子
不得已涕泣辭去既至中牟止其妻於逆旅而自至城
外訪求逢人必問冀有所遇久之有人語之曰吾村某
氏老嫠婦曾失一子得毋是乎其子喜甚亟使導之往
至則一老婦出曰吾夫亡後遺腹生一子至某歲失之
今且二十年雖見之固不識矣然有可辨認者此子面
有豆花

唐陳黯有詠豆花詩卽痘癰也今謂之面麻

吾曾識其數今雖久遠

猶未忘也乃言其數衆人視此子之面果有豆花數之

與婦言合皆喜曰此真是矣其子泣拜歷言前事卽從
逆旅中迎其妻至老婦家本貧自失子後又悲思成疾
一旦有子又有子婦且有多金乃大喜慰塞翁失馬未
始非福此之謂矣或亦造物哀憐節婦而曲成之乎

光緒辛巳歲花農與倪儒粟茹及孤山寺僧本慧同至
俞樓於樓後山上西爽亭小坐旣下山僧自後招花農
曰來看來看花農視之見松樹上一蛙淺綠色竟體滑
澤如碧玉琢成無磊砢之狀與常蛙異儒粟曰此非金
華將軍邪僧點首曰無多言次日花農至右台仙館以
告余按杭城湧金門內之有金華將軍廟舊矣據咸淳

臨安志神姓曹名杲真定人仕後唐爲金華令吳越王
擢守婺錢氏入朝委以國事杲卽城隅浚三池曰湧金
旣歿民爲立祠池上此固有功烈於民宜在祀典者也
其神乃化身爲蛙何邪然鬼神之事有不可以常理測
者卽如黃河之神化身多爲蛇見於記載登之奏牘同
年生薛世香廉訪河南靈寶人也嘗語余云黃河神有
大王有將軍每見形則官吏必以盤承之大設牲牢廣
陳優戲蛇在盤中端然不動其蛇有大小小者大王大
者將軍大王蛇不過尺許頭外尾內其直如矢雖至數
日之久小有轉側而終不易其方將軍蛇或數尺或丈

餘蟠曲如糾纏首則昂然上出而不見其尾大王蛇必
居盤中將軍則稍偏焉數日後輒失所在莫知何往河
工官吏及濱河之民咸崇奉之無敢褻視有所謂栗大
王者乃 國朝栗恭勤公其神亦蛇也然則金華將軍
之爲蛙何異之有推而上之知古書所載如伯鯀爲黃
熊望帝爲杜鵑女娃爲精衛欽鴟爲大鸛蓋亦理之所
有一孔之儒固不足以知之

同治十年冬余自西湖精舍還吳下寓廬迂道德清省
視先人邱隴泊舟城中自坐小舟出南門至金鷺山展
先通奉君之墓畱奴子沈貴守舟忽有一人可四五十

歲口操德清土音至舟求見沈詰其姓氏其人告之約
畧是劉字沈粗解翰墨問曰卯金刀乎曰非也木字徧
旁耳余歸沈以告余亦漫置之然以木旁字而音似劉
且爲姓氏所有惟樓及柳耳吾邑素無此二姓莫知何
人也及歸吳下適同縣江子平孝廉蔡瑜卿秀才皆在
因以問之兩君曰此事絕異豈柳侯乎柳侯者吾邑總
管神也吾邑總管神三曰戴曰柳曰葉而柳實先於戴
葉唐天寶中初設德清縣柳侯卽來爲縣令侯名察躬
乃柳子厚之祖集中先侍御史神道表所稱德清君者
是也有惠政旣歿而邑人祠之歲久祠廢及戴侯興而

邑人卽以柳祠故址爲之祠於是祀戴兼祀柳後又附以葉並詳縣志余流寓四方久不獲躬拜祠下而文章道義又不足以感動幽明兩君所言蓋調語也其事載春在堂隨筆卷第五今因金華將軍事又類記之

光緒五年十月乙丑余葬內子姚夫人於錢唐右台山之原余卽自營生壙於其左旣葬三日有蝶見於墳塋黑質而黃章越三日又見亦如之時雖十月小春然已交大雪晨起嚴霜滿地不應有此亦可異也及歸吳下以語老友吳平齋平齋決爲太常仙蝶然未敢遽信也其事見春在堂詩編卷第九今亦類記於此余作金華

將軍詩中四句云我泛餘不溪中舟疑有神人來同游
我築右台山下壙疑有仙蝶來送葬卽謂此二事也

陸錦忻長洲學生以高等食餽有聲庠序開光緒辛巳
歲感疾頗劇妻子爲禱於神陸曰可不必矣吾頃見冥
吏持牒來有吾姓名錦下一字本非忻字後塗去之而
注忻字於旁則是我也其能免乎未幾果卒陸氏兄弟
行以錦字爲名者尙有數人不知其塗去者爲何字也
陸年僅二十四是歲甫新昏同學之士頗惜之

顧某蘇人官浙中與於海運之役自浙至滬偶與數友
飲於茶寮忽得狂易之疾其僚送之還蘇而疾益甚百

計求死刀繩之屬家人悉爲藏弄甚至不敢以陶器盛
飲食飯盃茶椀一入其手輒齧而碎之或不及備則吞
咽入腹者亦竟有焉醫巫雜進久而不瘳會有請箕仙
者乃就之問故箕筆書曰病由鬼祟鬼亦顧姓浙江平
湖市井中人顧某前生爲其主會計乾沒其千金致彼
鬱鬱而死故今來索償然顧某止於侵蝕其資究未戕
害其命此鬼自以病終理難議抵果能廣作功德當可
消釋寃愆顧氏從之用浮屠氏法誦經施食七日夜而
顧病果已仍至滬上終海運之事然未及三年卽以他
疾卒此鬼殆乘其衰氣而來左氏所謂其氣燄以取之

者也

某甲揚州人寓於蘇家中惟一母一妻偕外出其妻爲之闔戶甫還入內驟得狂疾載號載呶不可嚮邇母急使人趣甲返甲察其聲則男子也問曰汝何人耶妻大聲曰不識我乎我某歲與汝別於某所汝忘之乎甲乃恍然知爲某乙先是甲在揚州時曾借乙錢十千及粵寇之亂甲與母妻逃至某處適乙亦至焉其時乙無一錢乃從甲索所借錢甲囊中尙有洋錢四十欲許之妻曰亂離如此生死未卜豈償債時邪甲從其言而止自後亦不復見至是乃問之曰與爾別後爾何所往妻作

鬼語曰彼時吾與母同行爾不還吾錢母子二人饑餓
不得食努力至江邊賊已大至江中雖有渡船以吾無
錢不肯載乃負母循江岸而行力竭仆地呻吟三晝夜
母子俱斃每念死時之苦恨爾入骨十數年來在揚州
尋覓竟不可得後知在蘇州又在蘇州尋覓數年矣今
得相逢必償我命甲叩首謝曰曩者誠我負心然吾夫
婦死爾母子仍不得活於事無益且我負爾錢究未害
爾命也我願數倍曩日所借之錢爲爾作功德憑仗佛
力託生善地不亦美乎鬼始不可旣而曰汝言亦有理
好爲之甲於是出錢大作佛事妻病果愈中山君有言

言一
三
與不期少衆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甲與乙
既素有通財之誼危迫之際雖無所負猶宜分財以濟
之況實負其錢乎乃婦言是用肝毛不拔遂使母子流
離擠于溝壑固宜其飲恨九原矣雖仗佛力消釋前愆
吾猶未保其卒也

趙某蘇州人當兵亂時踉蹌城外無所依有農人李姓
憐而畱之趙因與李女通李無如何遂以爲壻贅於其
家夫婦頗相得趙有季父避兵甯波使人訪知趙所在
招使往趙與妻謀曰吾季父頗有資今來招我我且先
往往而得所再來迎汝并迎翁也及趙至甯波其季父

議爲娶某氏女趙聞某女美且裝送甚豐欣然從之及
亂定遂依季父居不復還蘇至光緒辛巳春趙偶至門
外眺望有陰風吹而通體生粟乃入室蒙被而臥夜半
忽作譫語曰與汝別二十餘年絕不一念前情致吾父
抱憤而死吾亦飲恨而亡負心若此吾今得請於神矣
汝尙望活邪言畢遂絕

揚州市井中有王陳二人共啟一肆肆中畜一貓毛色
甚美兩家皆奇愛之貓一乳生四子皆肖其母逾月之
後跳踉於地見者每注目焉鄰有某甲乞其一許之以
不能離母故未將去一日陳他出王倦而假寐惟陳母

王妻坐守肆中忽有少年突入攫二小貓去母妻皆大
號王驚起追之某甲亦助之追須臾陳亦繼至少年見
追者三人知不能脫棄一貓於途甲抱之歸陳與王仍
相逐不捨少年窘甚并所存一貓亦去之二人抱貓俱
返而少年不知猶以爲有追者狂奔不已觸一孕婦仆
地竟踐其身上而過於是市人大譁要遮少年使不得
逸視婦已垂欲絕矣覓其夫至縛少年送官如婦死當
論如律云嗟乎魯以鬪雞而出昭公鄭以逐狗而殺子
陽小事而啟大釁微物而釀巨禍自古有之矣此猶其
小焉者也

某甲湖北人居揚州爲離商喜談內外丹之術偶與友
飲於茶寮見一老翁支布爲棚賣藥其下有一客與之
諧價斷斷未定就視之則一何首烏宛然人形問所值
錢四千耳大喜如數與之友曰此必僞也豈有何首烏
已成人形者而所值止此邪甲曰不然仙人賣藥論有
緣與否不計值也抱之而歸是夕宿於花園不入內室
次日視之死矣家人大駭窮究其故友以告亟使人覓
賣藥翁不知所之矣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
誠哉是言也

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盈野

通都大邑悉成邱墟亂定之後子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骸骨經營苦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或在牆壁中或在承塵上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病者病皆驟然而起身上先墳起一小塊堅硬如石顏色微紅捫之極痛旋身熱譫語或逾日死或卽口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有以刀割去之者然此處甫割彼處復起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方疫盛時村民每於夜閒見鬼火數百數千成隊而行近之則聞鑼聲鼓聲鈴鐸聲吹角聲馬蹄聲器械摩拏聲月夜并見有旗幟之象又往往有人忽然倒地如酣睡

者越日而蘇輒言有兵馬經過被其捉去搬送什物至某處而返又或言令其荷送傳牌牌上大書某官帶兵若干赴某處仰沿途供應如律及數日之後其所言某處某處無不大疫矣疫起鄉閭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卽遷移避之踣於道路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老子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信矣馬星五觀察駟良雲南人爲余說如此蓋其所親見也觀察又言咸豐八九年間李樹往往不實而反生王瓜楸樹本無實而反結實如豆好奇者收而藏之厥後疫起百藥不效或謂

李瓜楸豆自古未聞天地既生此異物諒非無用或可
以治此異疾乎試之果驗而當時收藏者少甚不易得
得之者珍逾參苓矣近年來久無此疾而李與楸之生
瓜豆亦不再見於此又見天心仁愛雖大劫之中未始
不寓挽回之意也

葉某吳人官於中州有三子皆在十齡內外年相若也
一日戲於庭中其仲子手執一鐵釘謂季子曰吾此釘
一發卽成弩箭且中汝目矣季子曰兄試爲之仲子一
舉手釘卽飛去仲季二子相去頗遠中間又隔一人而
釘竟從此人腋下穿過飛集季子之目目睛卽時突出

大如雞卵五色爛然幸其係未絕纍然下垂且四五寸
季子走還內室投其母母大驚以手握其睛納入眶中
季子初不覺痛至是始大痛而倒良久乃蘇後幸無恙
而此目則盲矣方擾攘時忽失仲子所在大索之則在
一神廟中厥角稽首求祐其弟不死扶之還色若死灰
額上血漉漉然其母不忍責轉以好言慰之此殆有鬼
神使之然乎

潘氏徽州大姓也其族人檢視譜牒知乾隆間族中有
一婦歿於杭州卽淺葬於城外今絕無後矣而此婦生
前頗有恩德及其族人於是舉族聚謀欲歸其骨合葬

於其夫之墓乃其醵金使一人往其人於光緒七年四月至杭州依譜牒所載營求其葬處果得之發視則其棺乃柁木所爲尙完好而其底則已朽矣屍臥棺中容色如生衣服亦未壞視其棺和所題識蓋已一百二十八年而儼然如新死者遂舁而置之新製之棺有與其役者見屍右手手中握一小盒封緘甚固乃竊而懷之莫知何物或曰其中有寶珠屍之不壞職是故也吳下有邵氏舊僕實從之往親見其事歸爲奴輩言之如此李石泉孝廉錢唐人以道光丁酉科舉於鄉余同歲生也初名人杰未幾湖北有反者名鍾人杰石泉不欲與

同名乃改名我或曰我字山在我上以山壓我豈得爲
安不易此名必大不利石泉不從其言逾年竟卒余按
太平廣記引感定錄曰有進士李嶽連舉不第夜夢人
謂曰頭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覺不可名嶽遂更名言
乃中第此與石泉事正相類或人所言不爲無見也

通俗文曰夢語謂之寢

引見一切經音義

字亦作嚙拾遺記云

呂蒙嚙語通周易是也今人亦往往有然湖北有一婦
不見答於夫夫外出輒棄婦不顧婦食貧自守無他志
夫偶歸與之宿聞婦嚙語皆處分家事懃懃懇懇夫大
感動曰諺云柴米夫妻信矣遂相愛重如初此亦至誠

動物之一證也。又有一貴家妾平日事其大婦，謬爲恭敬。夫或於無人處撫問之曰：「夫人遇汝何若？」則謹對曰：「甚善。」然其夢中吟嚙呻呼，輒若見督責於大婦，恐怖乞憐，殷棘萬狀。夫呼問之，笑曰：「無他，嚙語耳。」固問之，終不言。夫歎曰：「積威所劫，一至此乎？」由是浸疏。其妻實則妾之嚙語，皆僞爲之也。此視驪姬之夜半而泣，用意更陰險矣。其妻竟以此鬱鬱成疾而死。臨死謂侍者曰：「吾死終不令此妾得志。」未幾妾亦死。

光緒辛巳歲四月，蘇州西米巷民家有母，毓產一豚，一首二身二尾八足。其家以爲不祥，斃而投之。水羣勾取。

食之亦無他異按明史天啓四年榆林生豕一首二身
二尾八足事與此類在五行家所謂豕禍也紀文達自
言於漢儒之學最不信五行傳說余亦云然夫孔子作
春秋未嘗不紀異然必如劉向董仲舒諸儒之說以某
異爲某事之應則不能無附會亦不能無抵牾明史五
行志但紀祥異不載事應所見卓矣

張氏子楚人生而蘊藉父母奇愛之年十六七忽有神
附其身言語不倫歌哭無度平時婉孌如處女至是則
距躍曲踴捷於猿猴百尺之樹可登其巔視隆樓傑閣
猶几案也楚俗爲神所附者卽使爲巫鄉里皆信奉之

所獲頗豐而其父母雅不欲爲此力請於神曰吾子眇小不足奉大神願神舍旃神不許乃邀集其族姻之長老羅拜於前請益哀神附其子言曰旣衆人苦求吾卽去矣然此子不永年吾在能護持之吾去恐不免耳言已果去其子逾年而卒衆以神言爲信然安知非此子已精神越凜故邪得乘之邪其子言神初降時見有若猴猥者疑爲猴精故趨捷若斯也

楚人有娶新婦者甫導引入房將行合卺之禮新婦忽發狂號呼譴呶駭瞿奔觸舉家皇皇莫知爲計不得已逐其父至新婦見之則厲聲曰汝來邪父察之蓋其兒

之聲也先是其父有兄早死以二子爲託父乾沒其資而虐遇兄子斃其一人至是其兄之鬼附新婦之體歷數其罪父俯首不能出一語夫氏之人乃責之曰此女旣歸我家則我家人也豈復與爾家事且此女在室時爾何不附之而言今乃錯亂人家嘉禮無乃不可歟鬼曰此女在室我附之而言誰其聞之今兩家族姻咸在是非曲直必有公論我故不辭搪突一抒憤懣幸諸長老哀憐爲我善處之衆謂其父曰汝誠無狀今尙何言乃使悉反其所侵蝕且召其兄子至推擇族中一長者俾鞠育之以待其成立鬼又附新婦叩首致謝遂去後

亦無他然其父自此不齒於鄉里矣

湖北江夏縣民祝某於兵亂時娶一婦江西人嫠也然此婦自歸祝氏甚愛敬其夫善事其舅姑先後宛若女公女妹無閒言又甚勤恁凡女事雖素所不習必勉爲之一家皆喜以爲得賢婦不以其再嫁而輕之也居數載忽得暴疾有鬼憑之而言責其不義察之乃其故夫也祝氏之人環而禱曰亂離如此君又早世熒熒嫠婦將何倚賴其不能守非其罪也鬼曰不然吾未死時固嘗問之能爲吾守否彼自誓不嫁奉吾老母吾骨未寒而遽背之致吾老母流離道路死於飢寒吾在九原恨

入骨髓今得相逢必取其命爾家若哀憐此婦爲治後
事可矣勿召醫巫徒費無益也婦病數日竟死此婦在
祝氏甚賢度其事故夫必無失禮乃以負其諸責遂膺
慚邀之誅傳曰食言者不病可爲倍死忘生者戒矣

道光中安徽太和縣令某君幕客有能扶箕者長夏無
事輒與諸友召箕仙以詩歌唱和爲樂一日仙至作詩
云城郭人民異昔時戰場衰草尙離離平生家國無窮
恨清潁亭邊夜月知自署還還子衆莫知爲誰箕筆又
書曰諸君不知有李相乎吾卽相也衆曰敢問何時何
地人箕曰舊事迴思至今心痛諸君固好事者不妨畧

言之吾生於明萬曆之季明代潁州隸鳳陽府吾乃潁州人也吾父名清白官山東巡撫其時魏忠賢顯權風示督撫呈進祥瑞而山東民間適有牛產一犢狀詭異吾父爲僚友所惑遂以麒麟生聞於朝閣臣票旨有云厥臣修德而生仁獸海內忠義之士聞而惡之吾父遂爲清議所不齒思陵登極逆奄伏誅詔定逆案吾父與焉吾誠私心痛之因念周書有言爾尙葢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然則幹父之蠱惟忠孝而已每讀書見古忠臣烈士之事未嘗不忼慨太息也崇禎八年流賊陷潁州吾念徒死無益跳而免走山東招集舊時部屬得死

士數百人與之俱還收復潁州又與賊戰茨河鋪大破之又戰焦陂集禽賊首闔塌天賊由是不敢犯潁吾守潁凡八載名震江淮後因降賊袁時中復叛吾出不意爲所戕害以死報國亦復何恨萬不料賊中有李信者故祀縣舉人也降賊之後改名曰嚴力勸闔賊勿多殺人以收人心又造迎闔王不納糧之謠以熒惑人聽名列賢書而甘爲賊黨非人類矣然彼爲李信吾爲李柟彼爲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吾爲直隸鳳陽府潁州人若風馬牛不相及也且吾自慙不學少年時一紉袴子弟好馳馬試劍博奕飲酒閒或與幕府諸客爲歌詩酒後

耳熱拔劍狂歌如此而已又何嘗折節讀書應場屋之
試登孝廉之科乎乃舉世以訛相傳竟謂吾卽李信數
百年來牢不可破皆言當時賊中之李信卽山東巡撫
李某之子也嗟乎吾父生前已爲世所詬病區區之意
誠欲捐此微軀爲吾父一洒之乃以姓氏之偶同遂致
梟鸞之莫辨九原抱恨豈有窮期因又作一詩曰此恨
竟終古無人一討論由來青史上大半是冤魂此事余
從前在徽州時聞之晏白華茂才有所錄一紙叙李相
戰事甚詳今失之矣按明史魏忠賢傳云海內爭望風
獻諂諸督撫大吏閭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頌

德立祠是李精白固奄黨也又云山東產麒麟巡撫李
精白圖象以開則麒麟一事亦實有之崇禎二年定逆
案巡撫尚書李精白列入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爲民
見崔呈秀傳李精白之爲人固無足論又考流賊傳杞
縣舉人李信逆案尚書李精白子投自成改名曰巖則
史固以李信爲李精白子也此所謂李栩者何人歟余
初以爲箕仙詩文類好事者爲之不足爲據乃後觀朱
蘭坡先生所輯 國朝古文彙鈔有范光陽雙雪堂集
李栩傳一篇竟與箕言符合范光陽爲康熙戊辰進士
距明季非遠所傳聞必常有據余因有李栩事存疑一

條已刻入壺東漫錄矣

俞樓雜纂第四十卷

疑李精白爲逆案中

人海內之所切齒故一聞有以李氏子從賊者皆曰此

必李精白之子也實則李精白之子是李相而非李信

在修明史諸公亦未知此耳惟李精白止見魏忠賢崔

呈秀傳不知何處人杞縣乎潁州乎此事迄未能定光

緒辛巳歲汪柳門侍讀主講西湖學海堂與余時相遇

從余以柳門前官少司成因問有前明進士題名碑乎

次日以刻本數冊見示蓋非全者余初不知李精白何

科進士隨取一冊信手緝得卽見李精白三字乃萬曆

癸丑科三甲九十五名進士河南潁州衛軍籍直隸潁

州人然則杞縣李信誠非其子矣且以河南潁州衛軍籍中式則世以杞縣李信爲其子其傳訛亦非無因數載之疑一朝而釋夫李相以貴游子弟毀家抒難爲國捐軀是亦一奇士觀其降箕之言毅魄英魂至今未泯余因爲考論之如此庶足慰彼九泉乎

直隸清河道署相傳明季時有三十六人死難於此至今署中有一室設三十六忠臣之位以祀之未知信否然居是者率不利相戒勿居僦民舍爲公館而官廨反虛設焉同治中陳作梅前輩隸官清河道不信鬼神之說毅然居之未幾竟卒於官於是繼之者仍賃屋以居

云余謂忠義之鬼不當爲厲殆由久曠弗居故爲妖鬼所據空穴來風斯之謂矣

昆明趙磬舫先生光先大夫丙子同年也同治中以大司寇薨於位其時直隸有某官奉使自正定還乘車夜行忽見有綠幃大轎從北來導者一騎從者二騎馬前有二燈書刑部大堂四字訝曰夜深安得有貴官經過且沿途不見有供帳者何也及至省城知趙公卒乃知所遇非人也由畿輔南行殆返滇南原籍與

禮記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謂百家以上其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卽後世祀土地神之

始至城隍則始於春秋時四墉之祭或引禮坊與水庸
爲證然孔穎達謂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障水庸者所以
受水亦以泄水則是田閒溝塍非城隍也夫土地之所
包者廣城隍亦止土地之一端宜乎土地大而城隍小
然城隍必一州一縣始有之而土地則小邨聚中亦無
不有此城隍之神所以反尊於土地也城隍與土地皆
地祇非人鬼然古者以句龍配社王肅之徒并謂社卽
祀句龍則如吳越以龐玉爲城隍固不足怪矣余書所
載如閩斗陽司馬爲雲南府城隍蔡駿甫大令爲卽墨
縣城隍談者皆云真實不虛今又聞門下士鄒鏡堂寶

傳言其妻父丁濂甫先生事故又記之濂甫名紹周江蘇丹徒人道光庚戌科進士同治中視學浙江卒於官卒後其妻蔡夫人夢濂甫來牙旗儀繖仍如生時問之言已爲杭州府城隍矣其女歸鄒氏卽鏡堂妻也將死前一年夢有婦人來索命已而以產難亡鏡堂思之不置會有善扶箕者自言有李少君之術因使致之果附箕筆而言其過去生中爲醫者誤傷一孕婦今來責償已償其命亦無所苦父見爲杭州府城隍死後居父所甚安樂君如相念可爲書使人持赴吳山城隍廟焚之必可達也鏡堂如其言果夢妻來述書中語悉合余謂

庚元規有迫報孔坦書劉孝標有重答劉沼書古人不以生死易心致書逝者亦往往有之然泉路茫茫誰爲置驛吾恐鏡堂之夢亦周禮所謂思夢耳如果一紙之書九原可達則幽明雖隔而音問仍通豈古者民神不雜之義哉至濂甫爲人粹然古之君子沒而爲神亦固其所憶癸酉之春曾與杜蓮衢侍郎同飲濂甫所三人者皆庚戌同年也濂甫是時猶無恙酒後出蜀游草一卷屬余點定乃未及數月遂無疾而終至庚辰歲蓮衢亦歸道山惟余僅存思之不勝人琴之感矣異日登吳山瞻城隍祠宇追念平生之言能無腹痛乎

石門吳又樂大令康壽於咸豐三年夢有吏持官文書來召卽隨之往至一處似大官牙署入之見一官南面坐侍者甚衆吏引又樂至案下而跪竊窺堂上懸威靈公三字額威靈公者其邑城隍神之封號也又樂自知死矣卽亦不懼而神反若甚惶遽者命吏引之出又樂抗聲曰敢問以何罪見拘神曰無他吏行文書偶誤耳又樂曰旣誤攝至此竊願有所問自今以往尙有年齡如干能示我乎神伸五指示之又樂遂寤自念五指必五年也是歲年二十有七至三十二歲私計當死凡身後之事悉爲料量飾巾待終及改歲竟無恙於是知其

事者咸謂又樂曰五指者五十年也君之壽必可至耄
耋矣光緒辛巳歲又樂過余春在堂與余言如此又樂
六世祖諱之振字孟舉號黃葉老人乃國初詩人也又
樂刻其詩集十卷又補刻漁洋鈍翁諸公倡和詩附於
末冠葢中有此風雅好事者亦不可多覩矣

又樂言光緒庚辰歲知青浦縣以公事至鄉閒泊舟月
城鎮其時夕陽在樹炊煙四起凭窗眺望見距舟可數
十步沿岸有竹籬籬之內外男婦數人或坐或立又有
童子六七嬉戲其閒俄一童子失足墮水男婦皆驚顧
而岸斗絕不可下又樂欲移舟救之而牂舨維繫甚牢

且長年三老皆散就酒家一時不易招集正愕眙間忽有狗躍入水銜童子之衣泅水而至對岸蓋此岸峻削而彼岸則陂陀可上也狗曳童子登岸其家人亦趨至抱之起幸無恙又樂大異之使人召其家人問焉則其家止此一子若水死則無後矣狗卽其家所畜者一常狗耳乃能入水救其幼主古有義犬斯之謂矣又樂命從者以肉和飯飼之後聞人言竹籬中男婦有其族人在焉甚利此子之死而得其資財又樂歎曰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咸甯樊氏子余親家玉農觀察之疏族也少無賴好飲

博不事恆業年四十餘而死有某者其祖免昆弟也樊
子之鬼忽至其家爲祟某曰我與汝素無怨何忽見祟
鬼曰吾死無子爾不爲吾立後何也某曰汝自潦倒不
畜妻子非我之咎且我與爾遠矣某某非汝近支乎汝
欲立後何不就彼謀之祟我何爲鬼曰不然吾無田產
誰肯爲吾後雖近支可若何汝實筦一族之事得汝一
言乃有濟耳蓋樊氏爲咸甯大族族長一人外又有管
事者數人族中事皆其主持某卽其一也乃語之曰事
誠在我但汝生前初不以此爲意今何亟也鬼曰吾生
前大錯曰謀逸樂有子無子不挂懷抱死後爲先靈所

責以爲祖宗血食自我而斬汝不爲我立後吾無以對先靈矣某於是言於族人擇其近支一人爲之後鬼始去觀於此知鬼猶求食古語非誣興滅繼絕先王之仁政敬宗收族古人之良法未可謂魂升魄降遂泯然無所知也

錢唐茂才張亮采之妻魏氏嘉慶丙子舉人湖州府訓導名彭年者女孫咸豐壬子舉人兩淮候補鹽大使名大綰者長女也於同治癸亥歲歸亮采次年七月亮采病魏刲股肉以進竟不效亮采垂死泣謂魏曰吾死無他恨惟恨兩親在堂不得終事願汝以婦代子矣言已

而卒魏欲死之衆以其夫遺言勸勉乃不死事舅姑極孝姑病禱於神請以身代姑病良已至己巳歲舅卒光緒己卯歲姑卒魏歎曰吾事畢矣於其年二月二十三日仰藥死年三十有八距其姑之死甫十八日距其夫之死則十六年矣死後檢遺篋得其親筆書一紙規畫其亡姑窀穸事甚詳蓋其死志素定也余從前視學河南時有嵩縣符烈婦牛氏於夫死後奉舅姑教嗣子至舅姑考終嗣子成立乃縊而死有司具其事以上予手批其牘云婦歷十三年之久竟成初志從容就義可謂心堅金石者矣有符烈婦傳一篇存賓萌集中今於魏

亦云

丹徒鄒晴郊寶麒少時遇有以生人而役於冥中者謂之曰子前生爲胥吏無過惡今生亦安樂但壽不永耳光緒戊寅歲在杭州得寒溼之疾左膝不能屈信醫者攻治太過肝風大作兩目皆盲晴郊禱於神願減壽一紀使兩目復明已而果愈及辛巳歲正月其父大病晴郊又禱於神願借己壽一紀與其父父病遂瘳是年三月十九日晴郊忽感疾自知不起謂家人曰吾壽固不永往歲爲治目疾減壽一紀今又爲父病減一紀吾數盡此矣問何以知之曰神已以名籍示我也至二十五

日含笑而逝其兄鏡堂余門下士也請以此事載入筆記余於第九卷中載王孝子繼穀事亦減算以益親年借此等事以焜耀吾書哀積筆墨與有光矣